

# 越狱计划正式启动了



张海帆 著  
四川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## [内容简介]

2009年的春晚,捧红了刘谦,也带动了全民的魔术热情。一场普通的电视魔术表演,却牵出八十年前一位魔术奇人的神秘故事。

一位中华古戏法的神秘传人、一部失传已久的明代魔术奇书突然现世。引发官、匪、西方列强拼死角逐。他用表演唤醒民族斗志,被西方顶级魔术界尊称为“大魔术师”。他的身世,却隐藏着惊天大秘密,因此他必须拼尽全力,上演一场挑战命运的终极连环魔术!

## [上期回顾]

张贤和柳荫密会的事情被段士章发觉了,他让人把张贤抓进了秘密监狱洪德馆。张贤用裸身藏物的魔术,带进去一个东西,同时,他还见到了柳荫的父亲……

## 魔术小说

刘管家派出的流氓找到柳万遥和柳荫,带队的流氓头子见柳荫美若天仙,动了淫念,竟要奸污柳荫,被柳万遥用刀刺伤。流氓们大怒,纵火烧了他们的房子,绑了柳万遥和柳荫,赶回北平让刘成三发落。

刘成三见了柳荫,惊叹柳荫的美色,便把柳荫弄到窑子里去,打算孝敬给段士章淫乐。没想到段士章反被柳荫的冷艳之态迷得失魂落魄,将柳荫带回住所关押,作为自己的“宠物”一样倍加“呵护”。刘成三看出柳荫和柳万遥父女情深,再出奸计,将柳万遥关押在洪德馆中,以柳万遥的性命威胁,柳荫若是寻死,柳万遥陪着死;柳荫要是敢逃,柳万遥照样要死;柳荫不陪段士章睡觉,柳万遥更是会死。通过这种无耻的手段,才让柳荫不得不含泪入了段士章。

等到张贤返回柳家时,见房屋已经烧成了焦炭,柳荫、柳万遥下落不明,他疯了一样到处寻找,终于得到一点线索,顺藤摸瓜苦苦寻找,终于确定柳荫囚禁在段士章的手中,柳万遥不知生死,极可能是被关在洪德馆。

张贤细细思索,明白在绝无办法救出柳荫,就算能救出,也难逃段士章的魔掌,必须要有一个周详的计划。张贤痛哭数日,取出父母留给他的大量稀世古董,换了一大笔钱,独自远赴英国,一呆就是六年,其间反复推演,终于确定自己的计划是万无一失,这才于三年前返回国内,一步步地精心准备着。

所以,张贤进洪德馆的唯一目的就是——带着柳万遥越狱!

张贤被关入洪德馆的第六天,丁老七开始敲诈他了:“我们这里一向是先礼后兵,你已经来了六天,有些规矩是该给你讲讲

了。你是好好地挨顿打呢?还是……呵呵!”

张贤说道:“谢谢丁馆长的照顾,我有一大笔钱藏在外面,如果丁馆长能多多关照一下,我愿意把这笔钱孝敬给丁馆长,唯求免受皮肉之苦。”

丁老七呵呵假笑,说道:“识时务者为俊杰!我拿了你的钱,也得对你好点,你说吧,你想我怎么关照你?”

张贤说道:“请你安排我分发犯人的伙食。”

丁老七哈哈大笑:“管饭的啊!这可是最讨好的差事!好!我一拿到钱,保证就让你去管饭!”

当天晚上,丁老七独自回到了北平,摸黑溜到天桥一带,找到张贤所说的藏钱处,挖出了一个小木箱。他哪里知道,这一切都被藏在暗处的李易看在眼里。

不久,悦客魔术馆燃起大火,烧了个干净。

丁老七回到洪德馆,派看守把张贤带来,如约给他派了活。张贤走后,丁老七志得意满地走到桌边,一摸裤兜,裤兜里的烟没有了,丁老七骂道:“妈的,烟又放哪里去了?最近脑子有点糊涂,老丢烟!”

黄昏时分,张贤被看守带到了内院的伙房,与其他犯人一起,运了饭菜到牢房中。等分发完犯人的食物之后,张贤等人回到伙房,又将专门做给看守们吃的饭菜,搬到隔壁食堂中。陆续便有看守来吃饭,随后丁老七也来了,张贤他们一直站在一旁候着,等他们吃完以后收拾。

丁老七吃到中途的时候,来了兴致,冲张贤嚷道:“张贤!你不是变戏法的吗?变个把戏让各位长官们开开心心!”

张贤上前一步,说道:“各位长官,我没有任何道具,不好

变啊。”丁老七说道:“你要什么道具?”张贤说道:“碗、筷、杯、鸡蛋、钱币、纸张、钥匙均可。”丁老七说道:“给你一双筷子!你能变什么?”张贤说道:“一双筷子的话,我可以表演一个叫穿筷术的小把戏。”

有看守将手中的筷子递给张贤,张贤接过,走上几步,来到看守面前。若在平时,犯人是不可以随意走动的,但既然张贤是要变魔术,便没有人阻止。

张贤一手一根筷子,左手在下,右手在上,将两只筷子架成十字,说道:“各位长官可要看仔细了,现在左手的筷子在下,右手的筷子在上,我现在要让一只筷子穿过另外一只。”

看守们互相看了几眼,都露出不相信的表情。

张贤将手伸直,盯着手中架成十字形的筷子,一动不动,突然喝了声:“过!”双手快速一颤。

只听“叮”的一声响,筷子相击的声音。张贤双手一动不动,说道:“各位长官请看,是不是两只筷子已经变成左手在上,右手在下了?”

有看守凑上一看,嚷道:“真的真的!变了变了!”

有的看守没看清楚,叫起来:“没看清楚,再来一遍!”

张贤说道:“请各位长官凑近一点,我再变一次。”

哗啦啦有几个看守站起,围了上来。张贤说道:“各位长官也可以把自己手中的筷子拿出来,学着我的样子试一试。”

又是“叮”的一声,张贤手中的两只筷子,已是上下颠倒。但看守们乱敲一气,根本就做不到,于是纷纷嚷嚷起来:“真奇怪,怎么回事!”

这时,丁老七说道:“不错不错,张贤你果然是鼎鼎大名的

魔术师!今天我看就这样,明天中午你再来!”

一切收拾停当之后,张贤被看守押回到牢房,坐在柳万遥身边。柳万遥低声问道:“怎么样?”张贤说道:“还不错,明天,就是明天。”两人对视一眼,都微微露出了笑意。

而远在几十里外的北平市警察总署,刘管家坐在警察局长办公室的大椅子上,指着警察局长长的鼻子破口大骂:“张贤是不是在外面还有人帮他?那些请张贤演出的商人你都摸清楚底细了吗?笨蛋笨蛋!这么多天了,你到底办了些什么事?是不是非要我出面才行?”最后,刘管家狠狠地哼了一声,说道:“走!带我去见李奉仁他们几个!”

李奉仁神态疲倦地靠在牢房的角落里,李娇和曹前在他身边。李奉仁叹了口气,说道:“娇儿,我们关在这里已经第几天了。”李娇答道:“第六天了,明天就是第七天。”李奉仁抬起头,喃喃道:“明天就是第七天了!”

李奉仁正说着,牢房外传来了脚步声。来人正是刘管家,他逼问李奉仁,张贤到底隐藏了什么秘密。李奉仁吞吞吐吐地说道:“我,我,刘管家,您能容我想想吗?有些事,我我我真的记不清楚了,就是隐隐约约感到,张贤是有许多奇怪的地方。明天,明天,可不可以明天?”

刘管家大声道:“好!那就明天!李老板,你说什么时候我再来比较好?”

李奉仁颤颤巍巍地说道:“中午,明天中午……”

清晨,洪德馆仍旧下了一场大雾,最近几天总是这样。

张贤被带到伙房中,伙头对他昨晚的表演十分满意,安排他做些杂务。中午的饭食如同

往常,一碗稀汤,两个粗面馒头。

汤锅旁并无看护,其他犯人和厨子都各自忙碌着,谁管这锅汤会煮成什么样子,水沸了就行。张贤站在汤锅边,手一翻,一枚用薄牛皮纸做成的“硬币”已出现在手中,这正是他带进来的东西。张贤用大拇指尖在正中间一抠,指头用力一拧,这枚硬币断成两截。张贤手一弹,半块里面露出淡青色粉末的“硬币”落入汤中,眨眼沉了下去,不见踪影。

张贤手中仍有半块“硬币”,里面露出淡蓝色的粉末硬块,被他无声无息地放入衣兜中。

张贤再走了几步,又一低头,右手中赫然出现了一个亮闪闪的东西,乃是一个蛇胆形的透明宝石,上方还有一圈细细的绳索系着。张贤将手一握,轻轻一捏,这块宝石便消失在他的掌心。这块宝石就是藏在硬币中的,张贤捏断硬币,便被取出。

中午时分,张贤给牢房里的犯人分好了饭菜,如同昨晚一般,将看守们吃的东西搬到食堂中。

张贤将给看守们喝的肉汤锅摆好,单手揭开盖子的瞬间,另外半块剥去了牛皮纸的“硬币”刷的沉入了汤中。张贤很自然地用汤勺搅了一搅,帮着伙头把汤分在碗中。

由于昨晚张贤露了一手,吊高了看守们的兴致,所以今天看守们来得十分齐整。今天的汤味道不错,看守们全部喝了个干净。吃完了,有看守叫道:“丁馆长,让张贤变一个吧?”

丁老七说道:“好!张贤,你今天给大家再来一个吧。”

张贤上前一步,说道:“既然各位长官喜欢,今天我给大家变一个绝的!但我有一个请求,就是能不能松开我的手镣脚镣,让我好施展?”

# 我嫁了一个仅仅有 5218.7 元家产的男人



围城小新 著  
中国画报出版社友情推荐

## [内容简介]

家境相对富有的善良女孩韩敏嫁给了有志青年——农村凤凰男董小利。韩敏为了爱,把自家的一套住房拿来做了新房。然而,这倒贴的举动不但没有换来相应的理解和感恩,反而成了婆婆变本加厉的开始……

而寒门太子董小利,他贫穷但自尊异常强烈,他自私却又善于利用妻子对自己的爱占领道德制高点。一个世俗得有些可怕的自私男人,牵着这个真性情的女人的手,在婚姻的殿堂里到底能走多远……

## [上期回顾]

我成功说服了父母,将他们的一套房子过户到我名下,作为我和董小利的婚房。婆婆很得意地跑到北京看房子,并指手画脚……

## 生活小说

吃完早饭,董小利站起身一拽椅子后背的羽绒服,“啪!”手机被甩落到地上,小利爸爸赶紧弯腰拾了起来,老爷子心疼得嘴里直哈溜:“小心点,你看看,要是摔坏了可怎么着啊?”

小利妈劈手夺过手机:“我看看。”她反反正正地摆弄了一会儿:“小利,你也快结婚了,这手机呀,也该换了。我看现在连收破烂的都装着手机呢,我和你爸连个手机毛都没碰到过。正好,我也喜欢个翻盖的,这个给我吧,你再去买个新的。结婚了,该换的就都换新了。我不嫌弃你们扔下的旧东西用。”

“你拿孩子手机干吗?家里不是有电话吗?再说了,你打给谁呀?你对麻将叫牌友还值当用个手机?赶紧给孩子!”小利爸爸伸过来要拿手机的手重重地挨了一下,看来,他的阻挠引发了董小利妈妈本来就无处发泄的怒火,小利妈顿时像坐上火箭一样怒火冲天:“你个老不死!用你管!我愿意要就要,这是我儿子的!你横扒拉竖挡个嘛劲儿?到车站给小敏小利打电话的时候,你不是还抱怨找不到公用电话亭吗?”

你儿子结婚就要换手机?这是哪国的逻辑?尽管心里已经反驳了千句万句,但看着她一蹦三尺高的样子,我可不想一大早就给自己添堵,一个手机而已,又不是我的,我干吗引火烧身啊?我撤,你自己愿意折腾你闹去吧!

我正要拎包走人,就听到董小利笑着说:“妈,你要小敏那个吧。小敏那个手机用了好几年了,我老早就想给她换个呢。正好,我再送她个结婚礼物。”

“哼!”小利妈仰着头,三个鼻孔出气,又粗又硬,“快坏了的

手机给我是吧!你打发叫花子呢吧?!你媳妇要买手机,你就去买,别打着我的幌子!哼!”

“阿姨,我手机用得好好好的,既没坏也不想便宜了打发谁。我暂时还没有换手机的念头,要是小利愿意给我买,那是他的事儿,您愿意冲您儿子要什么就要什么,别掺和我!”

抛下这话,我扭身就拎包出来了。即使关着门,也能听到董小利妈妈歇斯底里的河东狮吼。

一天的心情都很别扭。我和小利下了班回到家,推门就看见小利妈妈阴着脸都能滴出水来的脸劈头盖脸地训斥他:“这都哪儿去了?怎么才回来?不知道家里还有人吗?你想饿死我和你爸呀?”

我刚刚好转的心情瞬间就又蒙上了一层灰,怎么说也是在我的家我的地盘,人家既然开口说了这种故意要饿死她的话,我怎么也得解释一下吧。我面无表情地望着小利妈妈拉了三尺长的脸说:“阿姨,我和小利……”

“妈!我们加班来着!平常我们都是这时候才进家门。您饿了吧?走,咱们去吃东北菜!”董小利赶紧打断我,接过话头冲他妈妈低声下气地陪着笑脸。

唉,算了!不跟他计较了!反正他妈过两天就走了,争这个没用的面子干嘛?我一边找借口安慰着自己,一边陪着笑脸和他们一家共度尴尬的晚饭时光。看着买单的小姐拿着长长的一纸账单站在旁边等着董小利掏腰包,我真是被折磨得一点脾气都没有了,一顿饭,四个人,500块钱!哼!这是老百姓过的普通日子吗?可除了董小利爸爸觉得有些铺张浪费了

满脸的心疼表情外,人家娘俩还觉得没尽兴呢。

晚上睡觉的时候,董小利嬉皮笑脸地把他的工资卡交到我手上:“老婆,以后咱家的财政大权就由你掌握了。”我没吱声,可心里却盘算着这样也好,以后花钱好歹我能做主了,再花钱,可是要经过我同意的,哼,看我怎么当家,看你还敢乱花钱!

他顺口告诉我,他那亲妈明天就要回承德了,等我们办婚礼前一天再过来。我依旧面无表情,但心情一下子轻松了好多。

第二天上午在办公室正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,手机叮零零响个不停。我掏出一看,董小利的号码!

“喂,小敏啊!”嗯?怎么是小利妈妈,还叫得这么亲热,真有点适应不过来呀,“我和你叔先回去啦。二月初一我们再来。这回回来得匆忙,时间赶得多!上了岁数的人呐,都喜欢穿棉衣。”一听小利妈妈说这话,我还真有点受宠若惊呢,“要是穿着舒服,下回我再给你爸妈做几件,呵呵。小敏啊,你们结婚的喜筵就奔着怎么好怎么来吧,咱老家来不少人呐,都知道小利娶了个北京媳妇,婚礼酒宴弄得简单了,让人笑话,我本来不想多嘴的,怎么着你爸妈也是好面子的人吧,可我又怕你们小年轻的什么事也不懂——”

“董小利呢?董小利死哪去啦?让董小利接电话!”我一

边急步奔向卫生间,一边铆足了劲对着电话狂吼,可那边出现了董小利的咳嗽声,我积压的满腹怒气瞄准他啪啪开火:“董小利!你给我听好了!你现在马上告诉你那宝贝亲妈,如果她觉得自己儿子结婚一分钱都不拿是件他妈的体面事儿,那我们家出钱办婚礼就是这世界上最伟大的事了!告诉你妈,我们家办成啥样,都轮不到她来指手画脚!一分钱不往外拿,还他妈的这么个事儿那么个事儿瞎挑理!告诉她,别拿着自己太当回事了!装什么大瓣蒜?”

啪!董小利挂断了电话,我本来还想冲着手机喊点什么,结果那边哪有嘟嘟声了。

我不解气,也不肯善罢甘休,接着拨通他电话,他挂断,再拨通,还挂断,再拨,关机!好啊,小样儿,中国移动找不到你了是吧!有事别回家,咱们晚上再算账!

中午和同事们结伴吃饭回来,走到楼下ATM机那,我脑袋里突然灵光一闪,抬步径直走了过去。我从钱包夹层里摸索出董小利的工资卡,眼睛瞪得大大的看着屏幕上即将显示的数字。

一瞬间天昏地暗,我差点晕过去。仔细揉揉眼睛,鼻尖都快碰到屏幕上了,我确认了,我没有看错,没有花眼,没有做梦!

5218.7元!我就嫁了一个仅仅有5218.7元家产的男人!

我愤愤地把卡抽了回来,咬牙切齿地望着这张小卡片,猛地一下摔到地上,旁边几个人好奇地望着正处于抽风状态的我,我也觉得自己有些失态,无奈弯下腰去捡起地上的卡,这时我才发现,自己的手已经颤抖个不停了。

我气急败坏地回到办公室,



一屁股重重地蹲到了椅子上,伸手从桌边拿过一个计算器,噼里啪啦一通乱打:两万块钱的彩礼,两万六的戒指,手链和耳环加起来七千,一万七的房屋装修费,两千块的手机——这样算来,董小利工作七年就剩下了七万来块钱。按说每年将近八万的收入,怎么就只有这点钱呢?

晚上下班回家,打开房门。卫生间里传来洗衣机的声音,我走过去一看,里面洗的正是小利妈妈睡过的床单被罩。厨房里传来叮叮咣咣的声音,我凑过去一看,董小利正笨手笨脚在那切菜呢。

他抬头看了我一眼,没事儿人似的嘿嘿一笑:“老婆,你回来啦?快进屋歇会吧,我就这就好。”哼,少来这一套,我没搭理他,扭身进了卧室。

我把钱包里的卡抽出来,扔到床上,想了想不合适,又放到电脑桌上。正来来回回地折腾着该怎么让他看到这张卡呢,董小利湿着两只手拿着刚洗的苹果跑了进来:“来来,先吃个苹果。”我瞟了他一眼,目光落到电脑桌上的卡片上。

他顺着我的目光望过去,不动声色地说:“老婆,咱家大权都是你掌握了,不要再像以前一样随手乱扔东西啊。要不然,咱们就得喝西北风了。”

“多这五千少这五千,都不至于去喝风吧!”我冷着脸冷嘲热讽。

“那个,那个,我先去做饭,你饿了吧?”话还没说完,人已经闪身进了厨房。

我狠下心来本想重重打出一拳,没承想飘飘地落在了棉花上,我倾着身子朝厨房回望,董小利还在叮叮咣咣地忙活个不停。